

林伯渠

中国文联出版社

涂绍钧 著

K8276/40 78801

涂绍钧

著

林

伯渠



200257088

中国文联出版社

林 伯 渠

徐绍钧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展览馆南里10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875印张 6 插页 282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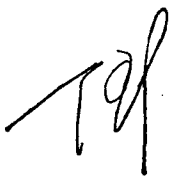
*

ISBN 7-5059-0993-2/I·718 定价: (平)6.85元

ISBN 7-5059-0994-0/I·718 定价: (膜)7.25元

永恒的记忆（代序）

——怀念林伯渠同志



一九七九年春天，我刚从山西回到北京不久，林老的女儿秉元同志和本书的作者涂绍钧就到文化部招待所来看我，要我谈谈林老在延安时的一些情况。对于林老这位革命前辈，可惜我知道的不是很多，而且时间已过去了几十年，但他那豁达、慈祥、平和、诚挚，以及他那爽朗的笑声，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那么清晰。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位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逝世多年了，很少看到有人写他，宣传他，实是憾事。幸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史逐渐恢复了本来面目。在不少老同志的鼓励、帮助和支持下，经过作者几年的努力，《林伯渠》这部文学传记终于捧献在读者面前，这是一件很有意义，值得庆贺的事。作者要我作序，我理当应承，我愿意借此表示我对这位革命老人的敬意和怀念。林老一生的功绩，现在人们已有定论，党中央也有了正确的评价，这本书里也写得比较详尽，翔实，我只是想追忆我和林老最初接触的一些情景。

那是一九三六年初冬，在党的帮助下，我秘密逃出南京，随后党组织把我送到当时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象一个孤儿回到母亲的怀抱，我从来没有感到那样快乐，那样幸福。保安的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我几乎无往而不觉得新鲜。保安就是现在的志丹县，那时虽是县城，但实际只是一个荒村，城里的房屋都被国民党保安队烧毁了，仅仅剩下一栋房子，做了苏维埃政府外交部办公的地方。外交部长李克农同志，便住在这里。这栋房子边上有两个大一些的土窑洞，一间住的是我，另一间住着三、四个从白区上海来的学生。我刚来没什么工作，整天串门，到党中央、苏维埃政府的这个部，那个部，去看这个首长，看那位首长。我进进出出，发现外交部外面的场院上，在一块石头上总是坐着一位老人，白胡子，白头发，穿一件老百姓的羊皮袄，老是笑咪咪地看着我。开始我以为这是一位老乡。后来一打听，人们告诉我，他就是林伯渠同志，那时任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这位财政部长，就坐在我们院子外面的大门口，我进进出出，他总是对我笑咪咪的。有一天，我挨着他走近去。他招呼我坐，问我在这里生活习惯不习惯。我说太新鲜了，什么都有意思。我便问他：“好象我们两个沾点亲戚。小时候听说我们有个亲戚，姓林，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又参加北伐，那个人是不是就是你？”他朗朗笑了，说：“是我。”我说：“我应该称呼你什么？是叔叔，伯伯，姑爹，还是什么？”他说：“不，是表亲。”后来我又问他：“我伯父有个孩子，是我的堂兄，也参加了北伐，你记得他吗？”他说：“我记得。他就是跟着我出来革命的。北伐失败以后，革命更艰难了。他年龄还小，只有十五岁，我就劝他回老家了。这人还在吗？”我说：“不，不在了。我

这个堂哥从外面回家不久就疯了。因为他在家里呆不住，亲戚、熟人，他的父母都逼他去自首，填脱党的自首书。他始终不愿意，分辩说自己不是共产党。但这样他就成了一个见不得人的人了。在乡下很可怜，慢慢地成了一个疯子，越来越疯，总是躲人，不见人。‘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那一阵，他又出来了，讲要打倒日本，打倒国民党。有一天他死了，怎么死的谁也不清楚。他算是我们蒋家第一个参加革命的人，但不幸却成为一个人人笑话，得不到同情的疯子，最后去世了。”谈到这件事，我们心里都很难受。他也跟我谈到他怎么在北方满洲里参加辛亥革命，怎么跟着孙中山到日本去等等。这以后，我们的话就多了。今天坐在这个石墩上谈，明天也坐在这个石墩上谈。尽管他说我们是平辈，但对于他的经历，他的性格，他这个人，我是很尊敬的，我把他看作革命的前辈那样尊敬。从他的谈吐中，我感到他是一个平和的人，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人，通人情的人。后来我们同在延安好多年，但工作不在一起。他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我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或者编报纸副刊，守着一点编辑事务，写点小文章，同他就很少来往了。我这人还有个毛病，不喜欢跑首长家；也不是一个爱交际的人；有时甚至偏激到讨厌那种喜欢交际的人。但是到林老那里去，我没有这个感觉，以为自己到他那里是交际去了，是讨好去了，或是去表现自己了，都不是。我去只是因为很喜欢他，愿意和他谈天，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同我谈得来。他是一个通达的长者，从不拘泥于那种细微末节。有一次几位老人到《解放日报》社来玩，徐老特立、吴老玉章等，大家谈到屠格涅夫的书信集，这是一些情书。屠格涅夫在法国和他

的房东，一个什么夫人产生了感情，可是两个人从来没有在一起住过，那个房东有丈夫。屠格涅夫经常到法国去租住在他们家里。老人们聊天，称赞这些信写得好。后来，有人说笑话了，说他们两个人究竟有没有夫妻关系，有没有男女的关系？有人说，没有，他们完全是纯洁的恋爱，精神恋爱。另外的人说，不可能没有，一定有。我问林老，他说：“唉，有或没有有什么重要呢？只要他们是真的恋爱。”大家都笑了，说林老开通，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思想解放。但林老却不是风流人物。他觉得结婚也好，离婚也好，完全是一件很平常，很偶然的事。他的一生，他的工作，他的为人，有口皆碑。在战争岁月中的边区军民群众，在建国年代的党内党外的干部人民，都认为他是一个最完整的人，最和气的人，最能理解人的人。他的作风最平和，最民主。我虽然没有机会和他一起工作，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外界隔绝，和他不通信息，他后期的工作、生活，我一点也不了解。但他最初给我的这么一点点印象却是如此之深，至今我常常叨念他，常常想到他。这位革命老人一辈子做了许多好事，有益的事，他自然永远活在善良的人们的心中。

这部传记从林伯渠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直写到他的晚年，历史跨度达半个多世纪。而且老人家已去世二十多年，和他早年共事的战友大多作古，搜集和研究他的生平资料很不容易。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书稿能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不少地方颇为感人，作者是花了大功夫的。当然，作者还比较年轻，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但是我愿意向青年读者推荐这本书，我希望读过这本书的青年朋友，能从林伯渠同志一生的经历中，看到历史上的伟人，并不是什么“神”，他们同样有胜利和欢乐，也会

有挫折、失败，会有彷徨和痛苦。不同的是，在崎岖的道路上，他们能百折不回，不断奋进。林老从本世纪初就投身于中华民族的伟大革命事业，他参加了辛亥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并站在斗争的前列。他的战斗的一生，是同中国近代、现代史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高尚的革命情操。通过了解这位历史人物，我还希望我们的青年朋友，能由此想到中国的昨天，并从中得到启迪。林伯渠同志是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的儿子，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早年从湘西北那样一个偏僻、闭塞的山村出走，路漫漫其修远，历经了多少坎坷，遭受了多少挫折，最后终于走上革命之路，这是何等不易。他那样一辈子有益于革命，有益于人民，更是何等不易。他永远是我们的师表，我们的楷模。

一九八五年七月廿九日

于协和医院



林伯渠同志遗像

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開幕紀念日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十日在漢口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在漢口舉行的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開幕時合影。前排左起第六人為宋慶齡，第十人為吳玉章，中排左起第二人為董必武，第八人為毛澤東，第九人為林伯渠。



戊申仲春与伯渠在东北
 过此相送相得甚欢春回偶暇
 匆匆留伯同指伯渠作竟日谈
 返伯渠嘱拍照以誌

伯渠在湖南澧州人及伯渠在湖北安
 人约在湖南安福人林若现在在政治部
 提过海外到者则已久矣

一九〇八年春与同盟会友人在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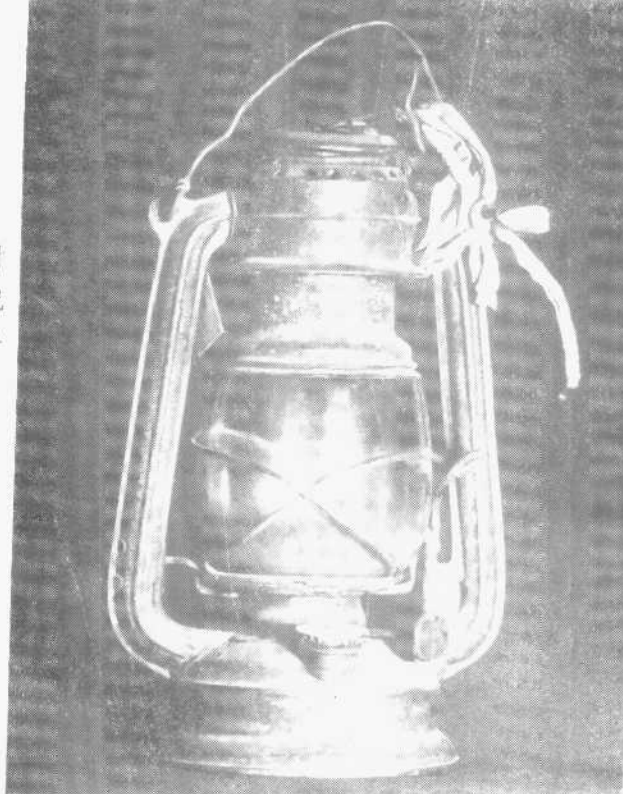
此影伯渠在东北
 友人之手迹

北伐途中所摄，照片左边的说明为林伯渠同志手迹



一九三七年林伯渠同志在延安凤凰山麓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志合影。

林伯渠同志长征时
用过的马灯及《记
长征马灯》诗手
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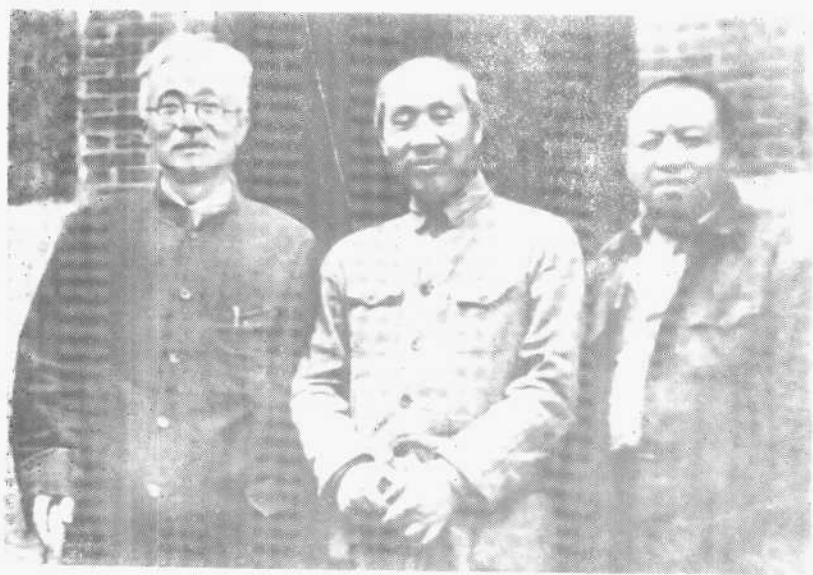
记长征马灯，
长途不疲伴月仁。
掌握光明赖一灯，
总向前进好景途。
目标注个指南针。



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上。



一九四三年林伯渠同志在南泥湾阅兵。



一九四四年林伯渠代表党中央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时，与董必武、王若飞在重庆红岩村合影。

目 录

永恒的记忆（代序）	丁 玲（1）
第一章 澧水少年	（1）
第二章 同盟会员	（20）
第三章 密使东北	（34）
第四章 在护国护法之役中	（48）
第五章 迷雾茫茫	（73）
第六章 踏上新征途	（90）
第七章 国共合作的桥梁	（113）
第八章 挥师北伐	（134）
第九章 奔赴南昌	（160）
第十章 卡米萨诺夫在苏联	（195）
第十一章 理财红都	（212）
第十二章 长征途中	（237）
第十三章 初抵陕北	（260）
第十四章 七贤庄的战斗	（285）
第十五章 窑洞岁月	（318）
第十六章 针锋相对	（347）
第十七章 “七大”前后	（375）
第十八章 转战陕北	（386）
第十九章 迎接曙光	（407）

第一章 澧水少年

1

澧水河，象一匹受惊的野马，一路嘶鸣，一路咆哮，从湘西北崇山峻岭中狂奔而来。当它闯过石门滩，绕过望夫岩，将要注入洞庭湖滨澧阳平原的时候，水势才慢慢舒缓下来。河床渐见开阔，狂怒的咆哮嘎然而止。

时值早春，太阳无力地挂在西边天上，北风夹带着几分寒意，从散落在河畔歪歪斜斜的农舍那边吹过来，呜呜作响。河水轻轻拍击着堤岸，发出阵阵低鸣。这声音，就象一个凄苦的老妇人在河边抽泣、呜咽，仿佛诉说着澧水两岸人民无尽的苦难，无尽的哀怨……

当澧水流经安福县(今湘南临澧)境一个名叫停弦渡的古渡口一带时，它的南岸出现了一片连绵起伏的丘陵。就在离这相传是因司马相如曾在此鼓琴而得名的古渡口、七里的地方，座落着一个群山环拱、名叫凉水井的小山村。绿树掩映中，居住着四、五户人家，都姓林。